

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
栖玉筍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闕泉聲落石
孤丹霄人有約去珠石舊滿昭瑩訝其語不
凡人宮首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
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
至其墓所觀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
瑩頌玉山前脫跡誰知已蛻蟬應是元神歸
紫府更無遺魄在黃泉藥囊止有修丹訣塵
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却山下
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指
而已或謂尸解焉有南中人多識之嘗有詩
寄其故人陳智周云與君相別後別後會難
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
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尋
於端拱間及第授衛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
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
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
筍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黃萬護

巫山道士黃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

居之鋪草瀉水面沂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潛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陳搏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
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曹州宋龍人志生
是後來隱居之所
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滿水之濱有青衣媪
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
史一覽無遺一云自來髮
不為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
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
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
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
藥安能與世俗輩脂膏汨沒出入生死輪迴
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鐺而
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
彩雲之出乎先睹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
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
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
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先
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
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表謝

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
家一入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
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聚
塵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
臣送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

為肌體玉為顙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
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
時逃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
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
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
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
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縵道妙包括至真嘗
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
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
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
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
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
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為害唐開元
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顏有童色斯須行數百
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卧累月

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問其
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
遺骸塵壁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
良久氣還而起曰曠酣冥為擾我州將羅彥
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

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
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資治通鑑云陛下為天
子以治天下為務安用
此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因辭賜號白
雲先生道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
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單令輒舉
眉數日嘗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
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朱門雖貴不如
貧愁聞劍戟扶危主問聽笙歌聒醉人攜取
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
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與國初始赴
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蹤跡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拳賜與君
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
建隆觀局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

屨垂條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
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
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
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
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

謂宰相宋琪等曰博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
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
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不知吐納養生之理
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
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
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
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英棲
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
幽遊嘗應鶴板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
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过高迹來儀帝度不有
嘉名曷彰清範奇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
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
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審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得姓陳三峯十載客四海一闢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棄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為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輓輪之異歡迎先生先生乃為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忝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服脫釋為冠履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陸貽笑聖明願回

天鷄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嘶來一片關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密微帶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神故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達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黃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諒為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髮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劔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

清流撥致君今日星馳劔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笑道說應後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疽發於背乃出守丹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免官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髮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廣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為僕隸拜階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

非他蓋欲吾臥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沈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沈憚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沈始悟其言先生因道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藥遂甦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為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然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屣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巖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官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教子子守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忽馬

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衣冠子金礪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因于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覺方可見礪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願先生誨之聞其所未悟先生亞然有聲聳肩收足昂面頰然曰不意子弄璋若是也於起居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飢而食倦而卧軒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汨其神識酒醴膏粱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手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

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履虛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遊飄飄共闕雲出沒坐至崑崙紫府徧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既煙霞之絕景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期仙子為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陰陽而舒嘯與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于請問為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塊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丈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秘訣數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奧曰吾某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見先生仰卧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

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日間喜遊遊得與吟詠遇景成句嘗題西峯詩云為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遜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臘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為寶拂又編樹葉作羅襦有時問著春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為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唱如交友先生嘗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菓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群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苔洞中睡來

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群花競開闢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

天台洞中美酒燒熟路上群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闢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開筵八十一天醉上茅君懸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過老人衣履皮因問曰前去者尚未逐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瑞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幾嶺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鑿石太華

斯谷猶為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關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遂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昇繼其親事先生明易以數字授穆伯長穆授種放種授廬江許堅許後後有中使至我范為此一枝傳於南方也嶺山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然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遠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祀汾十一雖回壽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親田租召對道士賈得昇并賜武子華等紫服俾建聖祖并真宗本命星宮元辰三殿又繪眸容於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閣同

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
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為祈真之館今吾
復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速真宗
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
此

臣道一曰陳搏粹於道德以睡說世樵者
捫心則曰睡酣奚為擾我宋太后召至闕
則高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
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
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
陳搏睡之義乎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
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
陛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
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
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
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
寵賜殊厚出皇朝通鑑

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
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
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
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
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出皇朝通鑑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沈靜博
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
曰親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為遂辟穀不
食以養氣金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噴宋
太祖開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玘為通
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
號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
郎堙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道延
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輒真自晦窮日沈酒
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疏輒
指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
多異之每遇風雲若寒則必破冰深入安生

水中水日方出水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
間悉已乾燥或與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
輩盡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
四人舉之衆但面頰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
酒肆貫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
保白其主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日而
所獲之息不少崔氏聞之即不敢算分文忽
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
上應無天上有雨來道士飲數斗醉卧白雲
深洞口自是沽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
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之遊白
天才敏瞻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
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首句一篇云武
陵春色裏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達人懶
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
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皆平易有道理
故不類尋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出語
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
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逝經數
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觀累日

崔氏為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已俸如其言瘞之僅月餘瘡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仗江准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鑑在否又云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遇白攜大葫蘆背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未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為有方名離種邊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為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被揆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遠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

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死或見宿於木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雲四起天地陡變雷電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廷入大殿酌酒對飲悉屏宮宦遠見燭影下太宗時特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散雲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速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即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博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通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遠還出皇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賣之只買酒與陳搏為友往來青城山人常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